

□ 慧远

段东涛的新著《中国八零后调查》是一部以文字“纪录片”的形式，直面当下八零后思想观念和个人生活的纪实类新书。既然是以“纪录片”的形式来表达八零后的群体诉求，其最大的特色即是真实。作者不仅耗时半年多对各个阶层、各个行业的八零后进行了跟踪走访，同时也以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讲述了八零后的个人选择和人生轨迹，展示了他们不同的个人命运，再现了中国八零后们身处“社会剧变、观念更新以及挣扎在物质第一风浪中的那种精神嘶嚎和偶然痛楚”。

曾经有人对八零后的人生境遇作出过这样的总结：“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，读大学不要钱；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，读小学不要钱；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，工作是分配的；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，却找不到工作；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，房子是分；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，却买不起房子……”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，八零后在物质生活方面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作为第一代“独生子女”，八零后大都在父母的庇荫与溺爱下长大成人，他们注重个人利益，追求个人自由，兴趣广泛，个性张扬。而与之相对的，则是八零后的身上明显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性格缺陷，比如自我、自私，生活自理能力差，缺少一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感，等等。八零后的一代人既拥有其他年代人未曾拥有过的优越条件，也注定要面临不同于其他年代人所遭遇过的社会困境。他们刚刚步入社会，就不得不面对足以击碎所有理想和梦想的荒谬现实，个人事业因房价飙升而搁浅，爱情因掺杂太多的现实因素而贬值。事实就是这般严酷，当八零后们普遍为最起码的个人生活而疲于奔命时，他们人生的目的与手段已然变得本末倒置，他们的个人幸福指数更是大打折扣。

《中国八零后调查》  
段东涛 著  
重庆出版社  
2011年3月出版

## 八零后的精神嘶嚎和偶然痛楚

【现实调查】

在我看来，八零后的一代人其实是随着房价的飙升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的。此前，有关八零后的话题虽然也同样屡屡为媒体所关注，但彼时讨论的话题大都是泛泛而谈，并没有涉及多少实质性的内容。在很大程度上，是居高不下的房价，才第一次将八零后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现状如此真切、如此迫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段东涛对八零后的走访和调查虽然涉及八零后生活的各个层面，但其中焦点却大都集中在八零后对待房子的态度上，诸如八零后的爱情与婚姻、家庭和孩子，乃至他们的职业选择和人生梦想，无不与房子有着密切的关系——面对房子，他们害怕失业，不敢创业；面对房子，他们被迫“裸婚”、“蜗居”，根本没有余力去养育下一代，甚至不得不逃离一线城市……当然，在接受段东涛采访的人群中，八零后也的确不乏成功的实例。这些在逆境中脱颖而出的八零后大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既有着明确的人生目标，也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——不管是去西藏支教，还是去竞选村官；不管是为了艺术梦想而不懈努力，还是为了自我实现而继续守望，他们既为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为那些依然在迷茫中挣扎的八零后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榜样。

无可否认，这是一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时代，难以承受的生活成本和日益严峻的生存状态，不仅是八零后面临的境遇，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普遍面临的境遇。段东涛的走访和调查固然无法改变八零后群体的生活状况，但是，他却以许多成功的实例提醒我们，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属于自己的机会，关键是你有没有实力去把握住这个机会；每个人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只要努力，你也可以。

人说爱情是蜜糖，也是砒霜。看六六的作品，从《双面胶》的婆媳之争到《蜗居》的房价之苦，从《妾淡与疯话》的犀利一姐到《心术》的话题女王，少妇六六文字里温文敦厚的主妇味儿渐行渐远了。也许她原本就不是什么“妇女之友”，而是女人仇敌，对丽鹃和海藻这样我见犹怜的女子都毫不姑息，任她们凋零得惨痛甚至惨烈，她也真下得了笔！

还好短篇作品《苏小姐的婚事》调高了含糖量。然而看到苏小姐这位“三高”剩女——高学历、高职位、高收入，为了在三十三岁的“高寿”上把自己嫁掉，不惜降低身段委曲求全竭尽全力把一个小她八岁的IT男哄骗进婚姻高墙，暗暗扼腕。谁承想在婚姻这项系统工程里，她这个高知女博士的蓝图画得再精彩，也不及IT男轻轻划一下工作卡来得省力。这难免让人心生寒意，谁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真是“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”。这厢剩女怨妇们争得不亦乐乎，那厢六六又要“哼唧”了：谈恋爱就像谈生意，一步不周到就有可能全盘皆输；然而修成正果再回头看，哪个敢说当时怀着翩翩君子之心？

再往后翻，有逢场作戏、追求艳遇的孔雀女，有奔波商海、浮沉难测的职场女；有浪漫的游戏女玩家，甚至还有七年之痒的红杏女；六六写尽了淑女的抗争、悍妇的叹息；洞悉了富婆的忧郁，亦不忘贫贱夫妻的哀愁……

百态人生尽致呈现，作者过了瘾，如同尝尽世间活法；读者恰了情，对照自己，或妒或嗤。合上书再回味，故事的技术含量不过是在生活的T型台下支起一架摄像机，且往往真实上演的生活比拍摄下的镜头更狗血、更离奇。然而能拍得脱俗又不失真，就见得作者的高明了。

人说甲之砒霜，乙之蜜糖。甲只恨乙不解风情，乙却道女人不狠地位不稳；甲要在事业上只争朝夕，乙却居安乐窝恨一万年太短。六六的高明就在于能把砒霜和蜜糖勾连在一起，用几则故事轻松为痴男怨女指出幸福妙招，更难得的是为我们找到如情场一般的职场中不厚黑、不勾心斗角的必胜对策。这样的指南如果和盘托出，难免有些自诩救世主的味道，更像是鼓吹励志效应之人的廉价生意了。六六却把故事讲得透着迂回的风韵，她有时只是兴之所至地拈起一块糖，几句轻描淡写的话就勾得你把糖想得香艳绝美，迫不及待抢到手却只嗅到苦味，一如苏小姐那样，爱情甜蜜得让人喘不上气来，却不想早已中了爱情的毒；而当六六愁容惨淡如捧砒霜时，你还未及劝慰，就发现那只是一场不伤底线的玩笑，一如故事中对职场艰辛畏惧而无望的豆苗，却因祸得福在情场春暖花开，最终选择全身而退。

如果你上过六六的当，决心不再相信她的戏法，自己去猜故事的结尾究竟如何，那么你一定输得更惨，你永远不知道她对生活的判断和总结在哪里转弯，在哪里变焦；就算你围追堵截到中途，先行CUT，想揣测她的出路，待你再入镜头时，却发现不走寻常路的她早在另一岔路嬉笑了。小说中的意外最让人意外。先是波澜不惊，再是风起云涌，等你想看翻云覆雨的时候，发现已经风卷残云了。你以为赏雨无望的时候，六六又倾盆大雨兜头泼下来，让你始料未及。

赏读小说，在生活如戏的今天，这种甜苦纠结，让人欲罢不能，常常峰回路转，最终酣畅淋漓的故事才是最难得的吧。

□ 维维

【原色视域】

## 遭遇安娥

□ 韩青

近来读安娥，有一波三折的遭遇感。起先是从一则轶闻里偶悉安娥的传奇，继而因为眼下影视谍战剧有各等才女、美女、知性女人的身影频频出入，想着这个中共女特工安娥被授令去策反著名文人田汉，其文采文风让田汉一见倾心，又于那绯闻里看到几句她谈及自己的男女情事，直白坦荡如局外人，竟不免好奇她的著作了。找了几所大学里的图书馆，未果；幸而网上有冷僻书卖，终于购得一套《安娥文集》。

原来这安娥的见识之高远，视野之辽阔，襟胸之宽广，莫说让田汉倾倒，就连旷世才子郭沫若，也想听她对历史剧的意见。而从她评论类文章看，其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，放在今天，也是罕见的女界大丈夫。比如她评说传统戏《孟姜女》的秦始皇，角度分为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民主政治历史两个不同方向，以此论其统一六国，各有利弊，而孟姜女则只是一个，纯粹是男权社会对占有妇权的想当然。再比如谈及《华容道》里的“义”字当头的关公，她认为若以史实而论，不过是利益集团制衡的默契。

平心而论，燕赵才女安娥的见地虽高妙，文章未必篇篇都好。《安娥文集》上中下三册共计两千多页，文体包括歌词、诗歌、诗剧、戏曲、话剧、歌剧、小说、随笔、评论、报告文学、翻译作品……战地烽火时代与建国初期的写作，多是应时景之作，有时编纂者为反映某种史料，连她写稿被退的退稿信也附上刊出。然而，却没有我想看的那篇访谈，只在书后的“安娥年谱”里提到访谈的刊出——“安娥阐述了自己对转型期社会中爱情与婚姻问题的看法”。文集编纂者即是安娥与田汉的儿子田大畏，从《前记》里看田大畏的编辑原则，不录此访谈，大抵有为长者讳之意吧。

东搜西找拼读史料，总算大体了解到田汉与安娥、林维中的纠葛，是至1946年由林维中索要三百万协议离婚告一段落，高潮戏却在此后一年，田汉与安娥到台湾，林维中闻讯后也赶到台湾发表两篇文章，田汉以恶劣情绪回应了一篇《告白与自卫》。这场长达十多年的三角纠纷，从桂林、重庆，闹到上海，又闹到台湾，属于当时社会新闻里的超级绯闻，文化界更是一片哗然。

感谢敬业的媒体前辈们，《新民晚报》记者访谈《田汉罗曼史女主角安娥谈恋爱问题》，让人们看到如此情景下的安娥，淡定而认真地回答提问，经过思考，也经过实践，比如这几句：

“我很愿意能通过这场纠纷，和朋友们讨论几个在转型期里的恋爱问题。因此，我想最好能不涉及到人与事，而只谈原则。”“我有一个看法，那就是：在一个自觉的人群里，假如在感情上发展得不正常或者说处理得不得当，干脆说它是三角恋爱吧，我觉得这种感情是不好的，而且是错误的，这个错误应该由其中的一个人来负责。往往听见人说：爱情的不幸是双方都没有罪过。我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因为这论调恰恰可以鼓励当事者的某一方面，不负责任地玩弄对方。”“发生这种纠纷以后，较弱的一方——女人，总离不开争与吵两种手段。这种手段，我并不反对，因为在今天这种社会，男人享有较多的自由时，如果女人不争不吵，那无疑是默认地鼓励男人去随心所欲了。不过我觉得争吵是可以，却一定要有原则和立场，而不能是无理取闹，要争取是非曲直，而不是争爱情的获得，和人抢夺。因为爱情是建筑在合理生活上面的，这是无法争的。由于争，或者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，但却不一定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，那么吵呢，在这个社会里，女人是弱者，因此，吵便成了女人唯一可恨的反抗方法，一种痛苦的斗争武器。”

作为女人，这有她对林维中的体恤，作为尴尬于其中的当事人，安娥情感包容的力量则另有一种面貌，尤其，当记者问她眼前如何应付：“无所谓应付。而且这种事情也不是技术应付得了的。我觉得一切应该听随田先生，我丝毫没有意见。不过，我觉得我们对任何事情，必须有个是非的公断，而且这公断是根据真理而判明，不能因人而异，而允许有所例外。我觉得有一点是必须声明的：有些朋友时常说，‘请不要扰乱田老太吧！’我要说的，也就是，扰乱田先生的不是我，而是田先生自己，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，也正是因为他这一分善良，在日常生活里，时常使我感动。”

同一年，安娥写下长篇散文《我想白薇》。当时著名女作家白薇缠绵病榻，但她坚拒前夫杨骚的救助，众人皆不解，唯有安娥一边发起救治募捐，一边写道：“我相信，白薇脑子里的战斗营垒的现实，比真实的战斗现实要纯洁得多，崇高得多。”此文当年即被视作中国现代女性的独立宣言，然而如今却极难查寻了——女人真正的独立精神，总是被排列在现实生活之外——看现在遍布卫星电视各频道的相亲秀，这个消费时代对女人培养的不是独立，而是对男人的挑逗和依赖。



《苏小姐的婚事》  
六六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  
2011年3月出版

## 六六的砒霜与蜜糖

【情爱画廊】



◎TedX 广州：假期3天，徘徊在中华广场6楼的闲逸书店，买到了欧宁老师的《天南》创刊号和安妮宝贝编辑的《大方》。不得不说，方向完全就是两个极端，一个是深入到中国乡村文学的实践和探索，一个是深入到村上的虚拟世界里；一个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临近大地的沉重，一个是纠缠于华美文字堆砌之内心世界，印刷都很美。

◎王晓渔：读了海斯勒的《寻路中国》和纳菲西的《在德黑兰读〈洛丽塔〉》，意犹未尽。惊喜地发现海斯勒的太太张彤禾著有《工厂女孩》(Factory Girls)，纳菲西还著有《我所缄默的事》。期待这两本书早日引进大陆，也期待海斯勒“中国纪实三部曲”的另两部《消失中的江城》和《甲骨文》能出简体字版。

◎必读呢本：《爱无可忍》：无论是恐怖时期的麦克尤恩，还是所谓的成熟期的麦克尤恩，他的指向都是人类精神的荒芜与荒谬。生活里边的爱，看似一切混乱的根由，又是一切混乱的安慰剂，偏激与否，无非是站在不同角度做出的不同评价而已。若说与早期小说的差别，此书文字更加平实，情节安排也是如此。

◎波斯蜗牛：《坦白说，亲爱的》。书里“坦白说”的不外乎张爱玲、阅读、看戏、观影、翻译、八卦……没有微言大义也不怎么忧国忧民，你可以说他意义淡薄，却不能否认他意趣盎然。文章很能呈现迈克文字的典型特质，风雅和俚俗、亲切和疏离、犀利和柔婉，都盛在一个篮子里，短不怕短，依然五味杂陈。